

社會小說

繪圖

最近女界現形記

南浦蕙珠女士著

上海新々小說社印行



妾最多。至於妓界中人。也是有的。奶奶小姐們。不過百分之三四人罷哩。書城道。阿約。妓界中人也。依附其間嗎。何這麼的。身白不分也。蘇小姐笑道。你又使着頑鋼派了。這是大同世界呀。書城笑道。不錯。不錯。大同。大同。這麼着。所以叫做文明女總會。若單。單是女學生。就該叫女子學生會哩。我又有疑問了。既然明明的說是文明女總會。該都是女子的總會哩。怎地也有男子在裏頭呢。蘇小姐道。這個你可別問。書城笑道。這個我却最是注意的問題。怎地倒不要問呢。蘇小姐似怒非怒的道。煩煩的討厭的。狠書城就把頭顱一縮。舌頭一伸。陪着笑道。好妹妹。妹既是厭這個。我就不問這個罷。蘇小姐摸的一笑道。好哥哥。我和你說。剛說着。細憲的叉端上荷花雀來了。第四回

女界現形記四集目次

律德光
修家歸堂俗



繪圖女界現形記 三集 圖

誰毒計
浪蕩鬼遭殃





繪圖女界現形記 三集 圖

無限才子
踏來蓬室



女學
由他
權自



繪圖女界現形記 三集 圖

雌雄習
玉張手
等權



寶野計君
乾綱貼斷



繪圖女界現形記 三集 圖

明女總會

文明
張力重



女界現形記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三集目次

第一回

肆淫兇縫窮婦受給 設毒計浪蕩兒遭殃

第二回

絕代佳人朝秦暮楚 無雙才子路末途窮

第三回

女學生進化自由權 雌教習主張平等界

第四回

野蠻郎君乾綱獨斷 文明娘子公理力爭

女界現形記三集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第一回 肆淫兇縫窮婦受給 設毒計浪蕩兒遭殃

案。潘品玉。別過了福星。一個兒在官艙裏坐着。還沒開船。那些茶房。正忙的發昏。不一時。只聽得氣笛。嗚。嗚。放了三響。那機輪就響動起來。望着岸上的森林。屋舍。排山。倒。飛過了。品玉自言道。開了船了。便叫了茶房過來。茶房小麻子。應聲而至。品玉道。茶房。你叫什麼名字。小麻子道。我名兒。原叫張得福。只爲面上有幾麻疤兒。人都叫我小麻子的。倒把正經的名兒。隱了。大家不叫了。只叫小麻子。却狠響亮的。因陵船上的小麻子。誰不知道呢。品玉笑道。如此。小麻子。給我把鋪蓋打開了。鋪的平平時。好好伺候着。我潘老爺。賞你兩塊洋錢酒錢。小麻子歡喜道。謝了潘老爺。上上下下的老爺們。誰不

誇贊小麻子應酬周到的要不得呢。說着把舖蓋打開。舖在正面的那個床架上。又瞧着鞋籃內有鴉片煙鎗。放着便道。潘老爺。吹大煙嗎。品玉道。吹的小麻子道。吹大煙的。又有吹大煙的整理法子。於是把兩條被兒都摺成經摺式。疊的高高的。把西洋白絨線毯也橫舖了。道。潘老爺。烟具擺起來嗎。我最歡喜裝烟。不是自己誇口。我裝的烟。尖高。嫩。鬆。五個字俱全。品玉道。好好。我正愁着沒人替我裝烟。就把前天底下人。和行李。上了快利輪船。自己上岸逛了一回。輪船開去的緣由。說了一遍。小麻子便知是大來頭。不是尋常官客。又是胡大人的舅子。越發巴結起來。品玉瞧他有趣。別的客人那裏。丟着不去應酬。只應酬他一個。又是得法周到。把個潘品玉樂的了不得。就摸出五塊洋錢的一張鈔票。給了小麻子。還說到漢口時。再給酒錢。這是格外的算裝烟的酬勞。小麻子也非常歡喜。接連裝了十來口烟。果然尖

高黃嫩鬆。不是吹牛皮。着實有點子。真實的能耐。品玉道。小麻子。你也吹幾口。小麻子也就吹着。開開的說起輪船上的巴戲來。品玉道。我聽人說。輪船上也有做生意的女人。這話却也不却。小麻子道。有是有的。是要說他專門在輪船上打野雞呢。也不好說的。綜而言之。於今的風氣。壞就是了。好好的大人家的奶奶小姐們。都死活的幹這營生。向來是沒有的。近來人的心計。實在巧不過。這宗的事兒。却是在這條船上。又是我經手。品玉道。左右閒着。你倒說給我聽聽。解解悶兒。小麻子便道。頭裏這船。原是走上海漢口的。後來漢口宜昌。開了航路。因為這船。身吃水淺。所以走這條路了。走了這條路。我們就吃虧了。到底上海漢口。進出的人。關的多。而且還有漢口的婊子。到上海去。上海的婊子。到漢口來。老實說。我們賺錢。婊子身上。好賺的多呢。至少終有五塊洋錢的酒錢呢。這條路上。是差遠了。坐官艙的。花了一吊錢。

酒錢是闊氣冲天的了。又是沒有婊子進出的。所說上海到漢口進出的婊子。一邊少些終有十來個。那酒錢倒不算是正經的進款。倒是替他們拉外快生意。纔是正經。品玉笑道。輪船上他們也接客嗎。小麻子道。聽我說呢。頭裏原沒想到這門子。上就是我手裏開了端。於是大家效法起來了。品玉道。原是呀。要聽你那麼的開這巧宗兒的事情呀。你說說。又說游開去了。小麻子道。於今單說這話了。上海五馬路跑馬場。那裏不是有個苟公館嗎。品玉道。不差。原是苟子才的公館。闊的狠呢。小麻子道。那苟大人。年是紀老狠了。身邊還有六七個姨太太。都是不上二十歲的人。還有一位寡婦奶奶。聽說。是姪媳婦。男的死了。來倚靠苟大人的。苟大人又好上了。這內裏的勾當。不用說他。只是一羣花朵兒似的姨太太。老的昏昏的苟大人。那裏能得打發他們。其勢就不肯安分了。呢。因此打夥兒商量。偷漢的營生。心上了合意。

的漢子。到底是公館的勢派。耳目衆多。那裏藏得過漢子上台基。借小客棧。面子上又落不下來。頭裏那些姨太太。合資租了一所小房子。不上一個月。又是。不好。那裏能穀秘密呢。於是三姨太太。才情高。想出法子來了。暗暗地。約定了漢子。假裝着病。去醫院裏住着。醫病。豈知和漢子在輪船上。包了一間官艙。買的是來回票。舒舒服服的狂玩了十天。這件事。却是我親經手。酒錢。整整足足三十塊洋錢。慢後來。就在進出的婊子身上。想法子。着實容易賺錢。正說的熱鬧。只聽得對面的一間官艙裏。吹起洞簫來。仿佛赤壁賦上說的。其聲嗚嗚。然如怨如慕。如泣如訴。品玉合着眼細聽。聽了一回。知是吹的。北上小樓。就把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的案着。扳拍起來。一遍吹完了。略頓一頓。又吹起來。吹的仍舊是北上小樓。接連吹了五遍。終是這北上小樓。品玉道。奇了。儘吹這一曲。什麼玩意。小麻子放了簽子道。我去瞧瞧。那麼

女界現形記三集 第一回

的路數。記得七號裏是一個女客呀。沒頓飯工夫回來。笑向品玉道。你可要去瞧瞧。瞧去倒還有點子意思。品玉豈不高興。忙走出去。假意着散步的模樣兒。踱到七號門首。向裏面張了一張。却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女人。生得五官端整。骨格玲瓏。斜倚着一個外國黑藤交椅上。拿着一支紫竹九節鳳凰簫。已不吹了。正在顛倒反覆細看。瞧去八分保的佳。是湖南人。何也呢。瞧他豐容盛鬋。皮肉瑩潔。一對金蓮。尖瘦如春筍。而眉目間。嫵媚中。勃然有英爽之氣。你道品玉怎見得斷他是湖南人。爲因在上海時。曾經相識一個妓女。頭裏叫做花笑仙。後來改了名了。叫什麼應嫵蓮。也是湖南人。所以深嘗湖南人的風神態度。瞧這女人。和花笑仙仿佛一個模樣。裝印出來的。而且這條路上。是湖南岳州。必經之處。品玉瞧的久了。似乎不雅。因問的。又走了十來步。重複。桓瞻。顧然。七號門首。小麻子笑着招手兒。品玉就回到房中。